紅樓夢/第00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四回　薄命女偏逢薄命郎　葫蘆僧亂判葫蘆案

題曰：

捐軀報國恩，未報軀猶在。

眼底物多情，君恩或可待。

卻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，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，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。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，姊妹們遂出來，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。

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。珠雖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賈蘭，今方五歲，已入學攻書。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中，曾為國子監祭酒，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。至李守中繼承以來，便說「女子無才便有德」，故生了李氏時，便不十分令其讀書，只不過將些《女四書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賢媛集》等三四种書，使他認得幾個字，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罷了，卻只以紡績井臼為要，因取名為李紈，字宮裁。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，居家處膏粱錦繡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無見無聞，唯知侍親養子，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。今黛玉雖客寄於斯，日有這般姐妹相伴，除老父外，餘者也都無庸慮及了。

如今且說雨村，因補授了應天府，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，乃是兩家爭買一婢，各不相讓，以至毆傷人命。彼時雨村即傳原告之人來審。那原告道：「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。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，不想是拐子拐來賣的。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，我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門。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薛家，被我們知道了，去找拿賣主，奪取丫頭。無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，倚財仗勢，眾豪奴將我小主人竟

打死了。凶身主僕已皆逃走，無影無蹤，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狀，竟無人作主。望大老爺拘拿凶犯，剪惡除凶，以救孤寡，死者感戴天恩不盡！」

雨村聽了大怒道：「豈有這樣放屁的事！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來的！」因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，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，一面再動海捕文書。正要發簽時，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兒，不令他發簽之意。雨村心下甚為疑怪，只得停了手，即時退堂，至密室，侍從皆退去，只留門子服侍。這門子忙上來請安，笑問：「老爺一向加官進祿，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？」雨村道：「卻十分面善得緊，只是一時想不起來。」那門子笑道：「老爺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把出身之地竟忘了，不記當年葫蘆廟裏之事？」雨村聽了，如雷震一驚，方想起往事。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彌，因被火之後，無處安身，欲投別廟去修行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，因想這件生意倒還輕省熱鬧，遂趁年紀蓄了發，充了門子。雨村那裏料得是他，便忙攜手笑道：「原來是故人。」又讓坐了好談。這門子不敢坐。雨村笑道：「貧賤之交不可忘。你我故人也，二則此系私室，既欲長談，豈有不坐之理？」這門子聽說，方告了座，斜簽著坐了。

雨村因問方纔何故有不令發簽之意。這門子道：「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，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『護官符』來不成？」雨村忙問：「何為『護官符』？我竟不知。」門子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連這個不知，怎能作得長遠！如今凡作地方官者，皆有一個私單，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，极富极貴的大鄉紳名姓，各省皆然，倘若不知，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，不但官爵，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！所以綽號叫作『護官符』。方纔所說的這薛家，老爺如何惹他！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，皆因都礙著情分面上，所以如此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「護官符」來，遞與雨村，看時，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。其口碑排寫得明白，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祖官爵並房次。石頭亦曾抄寫了一張，今据石上所抄云：

賈不假，白玉為堂金作馬。

阿房宮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。

東海缺少白玉床，龍王來請金陵王。

豐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鐵。

雨村猶未看完，忽聽傳點，人報：「王老爺來拜。」雨村聽說，忙具衣冠出去迎接。有頓飯工夫，方回來細問。這門子道：「這四家皆連絡有親，一損皆損，一榮皆榮，扶持遮飾，俱有照應的。今告打死人之薛，就係豐年大雪之『雪』也。也不單靠這三家，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，本亦不少。老爺如今拿誰去？」雨村聽如此說，便笑問門子道：「如你這樣說來，卻怎麼了結此案？你大約也深知這凶犯躲的方向了？」

門子笑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不但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，一並這拐賣之人我也知道，死鬼買主也深知道。待我細說與老爺聽：這個被打之死鬼，乃是本地一個小鄉紳之子，名喚馮淵，自幼父母早亡，又無兄弟，只他一個人守著些薄產過日子。長到十八九歲上，酷愛男風，最厭女子。這也是前生冤孽，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丫頭，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，立意買來作妾，立誓再不交結男子，也不再娶第二個了，所以三日後方過門。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，他意欲卷了兩家的銀子，再逃往他省。誰知又不曾走脫，兩家拿住，打了個臭死，都不肯收銀，只要領人。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，便喝著手下人一打，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，抬回家去三日死了。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，頭起身兩日前，就偶然遇見這丫頭，意欲買了就進京的，誰知鬧出這事來。既打了馮公子，奪了丫頭，他便沒事人一般，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。他這裏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，也並非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。這且別說，老爺你當被賣之丫頭是誰？」雨村笑道：「我如何得知。」門子冷笑道：「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！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小姐，名喚英蓮的。」雨村駭然道：「原來就是他！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，卻如今纔來賣呢？」

門子道：「這一种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，養在一個僻靜之處，到十一二歲，度其容貌，帶至他鄉轉賣。當日這英蓮，我們天天哄他頑耍，雖隔了七八年，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，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，然大概相貌，自是不改，熟人易認。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痣，從胎裏帶來的，所以我卻認得。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，那日拐子不在家，我也曾問他。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，萬不敢說，只說拐子系他親爹，因無錢償債，故賣他。我又哄之再四，他又哭了，只說『我不記得小時之事！』這可無疑了。那日馮公子相看了，兌了銀子，拐子醉了，他自歎道：『我今日罪孽可滿了！』後又聽見馮公子令三日之後過門，他又轉有憂愁之態。我又不忍其形景，等拐子出去，又命內人去解釋他：『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，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。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，家裏頗過得，素習又最厭惡堂客，今竟破价買你，後事不言可知。只耐得三兩日，何必憂悶！』他聽如此說，方纔略解憂悶，自為從此得所。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事，第二日，他偏又賣與薛家。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，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

『獃霸王』，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，而且使錢如土，遂打了個落花流水，生拖死拽，把個英蓮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。這馮公子空喜一場，一念未遂，反花了錢，送了命，豈不可歎！」

雨村聽了，亦歎道：「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，亦非偶然。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這英蓮？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，纔得了個頭路，且又是個多情的，若能聚合了，倒是件美事，偏又生出這段事來。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，想其為人，自然姬妾眾多，淫佚無度，未必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。這正是夢幻情緣，恰遇一對薄命兒女。且不要議論他，只目今這官司，如何剖斷纔好？」門子笑道：「老爺當年何其明決，今日何反成了個沒主意的人了！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，亦係賈府、王府之力，此薛蟠即賈府之親，老爺何不順水行舟，作個整人情，將此案了結，日後也好去見賈府王府。」雨村道：「你說的何嘗不是。但事關人命，蒙皇上隆恩，起复委用，實是重生再造，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，豈可因私而廢法？是我實不能忍為者。」門子聽了，冷笑道：「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理，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。豈不聞古人有云：『大丈夫相時而動』，又曰『趨吉避凶者為君子』。依老爺這一說，不但不能報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，還要三思為妥。」

雨村低了半日頭，方說道：「依你怎麼樣？」門子道：「小人已想了一個极好的主意在此：老爺明日坐堂，只管虛張聲勢，動文書發簽拿人。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，原告固是定要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。小的在暗中調停，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，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，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，堂上設下乩壇，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。老爺就說：『乩仙批了，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，今狹路既遇，原應了結。薛蟠今已得了無名之病，被馮魂追索已死。其禍皆因拐子某人而起，拐之人原系某鄉某姓人氏，按法處治，餘不略及』等語。小人暗中囑託拐子，令其實招。眾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，餘者自然也都不虛了。薛家有的是錢，老爺斷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與馮家作燒埋之費。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，不過為的是錢，見有了這個銀子，想來也就無話了。老爺細想此計如何？」雨村笑道：「不妥，不妥。等我再斟酌斟酌，或可壓服口聲。」二人計議，天色已晚，別無話說。

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應有名人犯，雨村詳加審問，果見馮家人口稀疏，不過賴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，薛家仗勢倚情，偏不相讓，故致顛倒未決。雨村便徇情枉法，胡亂判斷了此案。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，也就無甚話說了。雨村斷了此案，急忙作書信二封，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，不過說「令甥之事已完，不必過慮」等語。此事皆由葫蘆廟

內之沙彌新門子所出，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，因此心中大不樂業，後來到底尋了個不是，遠遠的充發了他纔罷。

當下言不著雨村。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，亦係金陵人氏，本是書香繼世之家。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，寡母又怜他是個獨根孤种，未免溺愛縱容，遂至老大無成，且家中有百萬之富，現領著內帑錢糧，采辦雜料。這薛公子學名薛蟠，表字文起，五歲上就性情奢侈，言語傲慢。雖也上過學，不過略識幾字，終日惟有斗雞走馬，游山玩水而已。雖是皇商，一應經濟世事，全然不知，不過賴祖父之舊情分，戶部挂虛名，支領錢糧，其餘事体，自有伙計老家人等措辦。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，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，是一母所生的姊妹，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，只有薛蟠一子。還有一女，比薛蟠小兩歲，乳名寶釵，生得肌骨瑩潤，舉止嫻雅。當日有他父親在日，酷愛此女，令其讀書識字，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。自父親死後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怀，他便不以書字為事，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，好為母親分憂解勞。近因今上崇詩尚禮，徵采才能，降不世出之隆恩，除聘選妃嬪外，凡仕宦名家之女，皆親名達部，以備選為公主郡主入學陪侍，充為才人贊善之職。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，總管，伙計人等，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，便趁時拐騙起來，京都中幾處生意，漸亦消耗。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，正思一游，便趁此机會，一為送妹待選，二為望親，三因親自入部銷算舊帳，再計新支，其實則為游覽上國風光之意。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細軟，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，正擇日一定起身，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蓮。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，立意買他，又遇馮家來奪人，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。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的囑託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，他便帶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。人命官司一事，他竟視為兒戲，自為花上幾個臭錢，沒有不了的。

在路不記其日。那日已將入都時，卻又聞得母舅王子騰升了九省統制，奉旨出都查邊。薛蟠心中暗喜道：「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管轄著，不能任意揮霍揮霍，偏如今又升出去了，可知天從人願。」因和母親商議道：「咱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，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京居住，那看守的人未免偷著租賃與人，須得先著幾個人去打掃收拾纔好。」他母親道：「何必如此招搖！咱們這一進京，原該先拜望親友，或是在你舅舅家，或是你姨爹家。他兩家的房舍极是便宜的，咱們先能著住下，再慢慢的著人去收拾，豈不消停些。」薛蟠道：「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，家裏自然忙亂起身，咱們這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，豈不沒眼色。」他母親道：「你舅舅家雖陞了去，還有你姨爹家。況這幾年來，你舅舅姨娘兩處，每每帶信捎書，接咱們來。如今既來了，你舅舅雖忙著起身，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。咱們且忙忙收拾房屋，豈不使人見怪？你的意思我卻知道，

守著舅舅姨爹住著，未免拘緊了你，不如你各自住著，好任意施為。你既如此，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，我和你姨娘，姊妹們別了這幾年，卻要廝守幾日，我帶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，你道好不好？」薛蟠見母親如此說，情知扭不過的，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。

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，虧賈雨村維持了結，纔放了心。又見哥哥陞了邊缺，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，略加寂寞。過了幾日，忽家人傳報：「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，合家進京，正在門外下車。」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，接出大廳，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。姊妹們暮年相會，自不必說悲喜交集，泣笑敘闊一番。忙又引了拜見賈母，將人情土物各种酬獻了。合家俱廝見過，忙又治席接風。

薛蟠已拜見過賈政，賈璉又引著拜見了賈赦、賈珍等。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：「姨太太已有了春秋，外甥年輕不知世路，在外住著恐有人生事。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，白空閒著，打掃了，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。」王夫人未及留，賈母也就遣人來說「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，大家親密些」等語。薛姨媽正要同居一處，方可拘緊些兒子，若另住在外，又恐他縱性惹禍，遂忙道謝應允。又私與王夫人說明：「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，方是處常之法。」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，遂亦從其願。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。

原來這梨香院即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，小小巧巧，約有十餘間房屋，前廳後舍俱全。另有一門通街，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。西南有一角門，通一夾道，出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邊了。每日或飯後，或晚間，薛姨媽便過來，或與賈母閒談，或與王夫人相敘。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，或看書下棋，或作針黹，倒也十分樂業。只是薛蟠起初之心，原不欲在賈宅居住者，但恐姨父管約拘禁，料必不自在的，無奈母親執意在此，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，只得暫且住下，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，再移居過去的。誰知自從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，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，俱已認熟了一半，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，莫不喜與他來往，今日會酒，明日觀花，甚至聚賭嫖娼，漸漸無所不至，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坏了十倍。雖然賈政訓子有方，治家有法，一則族大人多，照管不到這些，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，彼乃宁府長孫，又現襲職，凡族中事，自有他掌管，三則公私冗雜，且素性瀟灑，不以俗務為要，每公暇之時，不過看書著棋而已，餘事多不介意。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，又有街門另開，任意可以出入，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怀的，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。

日後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